

[长篇小说]

清清的 都麻河

秦晟◎著



★ 谨以此书
献给在少数民族地区默默奉献的教师们



甘肃民族出版社



秦晨，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学历，小学高级教师，1984年参加工作，199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牧区山乡小学执著坚守二十多年。冬季都麻河泛起冰棱的早晨，他把满腔热情洒向教室中渴求的目光、天真的笑靥；夏季朝阳在祁连山尖点缀灿烂之时，他和几十个孩子庄严注目，让五星红旗冉冉从心底升起。后来从事中学政治、历史、地理教学，是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者，是牧区寄宿制办学的研究者，是教育界师德师风建设的引领者。

1989年被授予“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荣誉称号；1992年、2007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6年被中共肃南县委、县政府授予“优秀德育工作者”荣誉称号；2007年获张掖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张掖日报社、市广电局“诗歌征文优秀奖”；2008年获肃南县教育局“硬笔书法三等奖”；2009年获肃南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县教育局“诗歌征文二等奖”；2010年获肃南县教育局“毛笔书法三等奖”；2010年获肃南县教育局“全县中学优质课评选二等奖”；2011年获张掖市残联“绘画优秀奖”；2011年获肃南县教育局“全县初中优质课评选地理学科二等奖”；2008年9月被评为“甘肃省级师德标兵”；2012年被推荐为“甘肃省十大杰出残疾人”。

[长篇小说]

清清的 都麻河

秦晟◎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清的都麻河 / 秦晟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21-2274-2

I. ①清…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99056 号

书 名: 清清的都麻河

作 者: 秦 晟 著

责任编辑: 瞿广业

封面设计: 苏金虎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19.75 插页:1

字 数: 334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21-2274-2

定 价: 50.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http://www.gansumz.com>

投稿邮箱:liuxintian@yahoo.com.cn

发行部:葛慧 联系电话:0931-8773271(传真)E-mail:gsmzgehui3271@tom.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都麻河作证(序一)

——读秦晟长篇小说《清清的都麻河》

序

1

长篇小说《清清的都麻河》中的主要人物是沙河清,这是个从农区到牧区的人物。这个人物到牧区时才十几岁,然后,他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牧区,生活在都麻河畔。年轻时的沙河清进入牧区是有偶然性的,他和母亲在现住地遭受到种种欺凌后被好心的藏人贡布接到了牧区。贡布将沙河清和他母亲接到牧区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贡布对沙河清的母亲有着同情之心,另一个原因是当时贡布所在的村里需要一名教师,而年轻的沙河清是个初中毕业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在牧区的都麻已经算是最有学问的人了。于是,出于要让沙河清在牧区当教师的目的,贡布将沙河清带到了都麻河畔。在这里,从贡布身上能体会到牧人对牧区文化被毁后的忧虑,这种忧虑表面看是出于对牧区孩子们的前途的忧虑,但实质上它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忧虑。一个没有教师,而且寺院被毁的地方面临的是缺乏知识指引的局面。这种局面意味着这个地域的人们没有未来,或者说,他们的未来由于缺乏知识的指引而会处于生活停顿的境地。在中国,不管是在农区还是在牧区,这种在精神层面上对教育、对知识指引的渴求到处存在的。

沙河清到都麻牧区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对于他来说是对他个人能力的一次肯定。这种肯定奠定了他以后生活的方向。但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把在都麻牧区当教师当作一种使命,一种以知识指引人们的使命。这个时候,他更多地满足于环境对他能力的肯定上,也满足于由这种能力带来的生活自立的状态上。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少年沙河清成为一名民办教师时正处于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时期。在后来的日子里,一连串的运动使牧区的都麻也处于动荡中,人的命运被激进的、荒唐的政治指令所掌控。沙河清也不能幸免,和他一起共事的其他教师也不能幸免,他们都被卷入,而且,在后来不断到来的政治运动

中,他们都成为被批判或被挤压的对象。政治运动的威力不但来自于上面,而且,也来自于被激发起私欲的底层。这种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的暴虐所造成的灾难首先是教育的灾难,而教师就被放置在这种灾难的风口浪尖上。年轻的沙河清也由此被置于不断到来的困境中。这种困境对他来说是厄运,同时,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修炼。在这种修炼中,他对教书育人有了新的认知,可以说,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是使命性的,这种使命要求他承接一个地域文化和精神上不断延续的历史。沙河清的这种认识同时也得益于一个老僧人的启迪。可以说,在老僧人身上显现的是藏民族在文化和精神上的渊源,而作为汉族人的沙河清在这个时候已经融入对这种渊源的认识中,或者说,这个时候他认识到的使命感已经超越了民族界限。在这里,小说已经将主要人物放置到了人的共有精神命运中。

教育成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历史使命,承担起这种历史使命的是一些不起眼的草原或者山村教师,这些平凡的教师在高官和权力面前可能地位卑下,但他们承担的是一个民族建基的任务,承担的是历史的使命。这种任务和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们在默默无闻中显现出可贵的品格,而正是这种品格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些,也正是小说要传达的意蕴。

对我来说,祁连山下的藏族生活是陌生的。但我有着甘南草原生活的经历,因此,对小说中的牧区生活我还是有一种亲近感。这种亲近感使得我能体味到作者在叙述中的那种自信和坚定,以及在写作时对于人内在精神品质的追求。我对秦晟这个作者也是陌生的,他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通过他的小说我能与他共有一方天地,并理解他的所思所想。

就这部小说而言,它在意蕴上的追求我在上面已经做了充分的肯定。在内容的表现方面,尤其是在对牧区生活的表现方面是鲜活的,生动的。对人物的把握上也做到了准确和恰当。有些章节的描写可以说是很精彩,这种精彩是基于独特性的。

总的来说,《清清的都麻河》是一部有着内在品质和内在追求的小说,小说的人物在经历了许多磨难后立于时代之中。时代可以过去,但都麻河会永久流淌,流淌的都麻河可以为那些知识引领者的存在而作证。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 张存学

甘肃省文学院副院长

2010年7月23日

马蹄春深初始笔(序二)

春雪飘舞的日子里，一个憨厚执著的藏族教师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稿站到了我面前。二十年前他刚刚走上牧区小学校的讲台，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使他本来能在格桑花盛开的草原上疾步如飞，在祁连山崖腾闪跳跃的腿失去了青春的豪迈与潇洒，眼前的路顿时变得颠簸不平、崎岖难行。抚摸着伤口和心头的伤痛，他没有气馁，没有颓废，而是将满腔的热情和坚定的自信蓄意在现实的冷静中，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的脚步更加执著，更加沉稳。

在偏远的山村小学校里，大自然虽然给这里抹上了奇妙的色彩，但毕竟太萧条，太沉寂了。于是，在浓荫密布的树下，支起一张破旧的桌子，眼望着学子们的欢跳和娱乐，耳听着大自然的松涛鸟鸣，秦晟开始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双重运行。一行行清秀的字迹在笔尖勤快的滑动下跃然纸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跌宕的情绪涌动下画在了页页书稿上，一个个如泣如诉的故事在特殊时代、特定的环境中展现出来。

责任重大的教学任务和重大责任的写作在肃南草原深山中开始了艰难而又无悔的跋涉。

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祁连山腹地的马蹄寺景色秀丽，集雪山、草原、森林、寺院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她既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也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绝伦的雕塑、精美的壁画、飞旋的经筒和迎风摆动的经幡，对朝圣者来说只是心愿的期盼和夙愿的了却，对于游览者来说只是慕名而来的欣喜和休闲的惬意。而对于秦晟来说，人融入了自然，社会阅历赋予了他创作的素材，他运用自己执教的语文、数学、音乐、美术、地理、历史知识去俯瞰马蹄寺牧区的历史与现实，用澎湃的激情、缜密的语言，思维驾着逻辑与形象的双翅，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牧区教育的襁褓中起飞，翻飞在人们刻骨铭心的红色浪尖上，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翱翔在牧区教育的广阔蓝天下。

秦晟用顽强的毅力不断克服伤残肢体跟艰苦环境不相协调的无奈与困惑,用勤奋好学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理论修养,丰富的工作经历给他的写作注入了更多的空间思维,他写作的成熟与厚重是必然的。几经披阅,数载增删,几度春秋,马蹄深处春意浓,初始牛刀成长篇。一部三十余万字的《清清的都麻河》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在我的记忆里,写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生活的长篇还不多见,写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生活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秦晟独辟蹊径,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物,写自己熟悉的地域环境,质朴而不落俗,高于生活而不弃真实。读者阅后是否有我一样的见解和感悟,我们共同翘首以待。

承蒙秦晟的诚邀,写了几行文字,是为序。关于作品我不做过多的评价,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会做出中肯的判断。

真心为一位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作者祝福!

张掖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

张掖市作家协会主席

陈 涓

2010年3月12日

目 录

mm

引子	1
一	3
二	19
三	30
四	44
五	50
六	57
七	62
八	77
九	82
十	86
十一	93
十二	99
十三	109
十四	122
十五	132
十六	138
十七	155
十八	169
十九	175
二十	181
二十一	204
二十二	213
二十三	232
二十四	251
二十五	291
后 记	306

引子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礼记·学记》

夏季的祁连山，像无数个新锉过的锯齿，将朵朵白云拦腰截断，锐利的山尖钻出云层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晰。被雨水和雪花打磨得锃亮的石壁，在朝阳下反射着金色的光芒。山脚薄雾轻绕，从山涧流出的清澈响亮的溪水，汇聚成一条条招致牧人座座帐房和成群牛羊的大河，像去看外面大世界的姑娘小伙，笑着、唱着从山口里跑出来。

植物在阳光下繁茂地生长。一棵棵云杉挨挨挤挤，在浩瀚的深绿色波涛中将身子挺得笔直，树枝迎着阳光，孕育出无数个状如小猫尾巴似的嫩绿新丽的枝丫。弧形向上的柏树枝上，斜垂着翠绿纤细的小辫，散发出虔诚的清香。条形的沙棘叶中，豌豆大小的累累果实泛着亟待成熟的光亮。鸭蹼式宽大的叶子遮不住一束束伞状的山桃花，一簇一簇的鹅黄从浓绿中渗出来，花根处已鼓起了小小的野山桃，垂在红色或是青蓝色的山崖上。山柳从沙棘、河杨丛中倔强地冒出来，除了叶子跟江南的柳叶相似外，外表的形象和内在的气质都不同于南方湖堤河岸上清风拂动的垂柳，它不满足于宽松、温情的生长环境，不拘泥于大树遮蔽下的狭小空间，而是不失时机、毫无规律地从那些粗糙、布满荆棘的树丛中钻出来，拥自己的一席之地。

那些颜色灰暗、叶子又小又稀的构子，沧桑、倔强地一根根插在遍布砾石的山坡上。一墩墩黄柏刺顺着山坡团结在向阳处，一绺绺黄米似的小花中偶尔飘来一股暖烘烘的酸味。一根根兔儿条匀称笔直着拇指粗细的枝干，显示着能够成为老牧民捻线杆的自豪。毛蒿在开阔的阴坡上尖锐着满身小刺，一缕缕芳香从翻飞的蝴蝶翅膀下荡漾过来。阳乃枝细长匀称的树干托着简洁、秀丽的叶

片,在松树粗大的枝叶下面半阴半阳羞涩地笑着。冬青在阴冷处默默地厚实着自己的叶片,等待着冬季来临的酣畅。

雪莲在冷杉、云杉和低矮灌木消失的高海拔山顶与终年不化的冰雪为伴,在清冷的日光中坚定着自己一生的冰清玉洁。高挂草藏匿在悬崖峭壁上的古柏丛中,同时藏匿起来的还有它治疗妇科疾病的神奇疗效。羌活空心的长茎吃力地撑着宽大的迎风欢快的叶子。党参黄绿色的花在草丛中一点也不显眼,远不如它的根在医药架上的地位。黄芪将长长的根深深地扎在山崖上,印证着牧人们“抽黄芪,挣死个驴”的口头禅。麻黄将圆圆的小叶子一串一串地从草丛中伸出来,好奇着外面好大的世界。秦艽趴在草丛里使劲吹着紫色的小喇叭。野草莓挂果了,山葡萄也像老鸱的眼珠一样油亮了……

那些世代奔走在草尖儿上,穿梭于松涛声中,攀越过苔藓滑腻,触嗅过雪莲冰香的牧人们,为了让漫长的冬季更加舒适、安逸,将积蓄于体内的牛奶和羊肉的精华在夏季转场放牧时化作津津汗水,滴落在山丹花上、冬青叶上、雄鹰起飞的山崖上。

冬季的祁连山,山顶似银,山涧如黛。夸张着落差的冰瀑被一根根粗大笔直的树干梳理着。黑熊孤寂地蹒跚在松林雪地上。苍淡的月光下,豺遁入阴霾中,狼凄厉地嚎叫于山崖上。马鹿摆着头颅,十二杈的鹿角在树丛中灵巧地穿行着。成群的青羊被雪线压向山谷,跟山崖和灌木一样黑褐色的背影时隐时现地,在山梁上飘动着。麝跳于柳丛中,狍鸣于松涛中,蓝马鸡围着牧人的八角褐帐房关关雉鸣。貂没于石缝里;狐咋于幽谷中;野兔富有弹性,有节奏地,在山梁上蹦着。被惊动了的成群的野山鸡,从草丛中“扑棱棱”飞起来,向着对面河谷中的沙棘林飞去。

储存够生活资源的牧人们呢?孩子们口中嚼着干奶酪,用衣袖蹭着嘴边的动物油脂在草甸子上翻跟头;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唱着悠扬的山歌,强壮或秀丽的身影闪现在红花绿丛中;老人们摇着头轻轻吹动着小龙碗里奶茶上面漂浮着的酥油花,絮叨着陈年往事。

次仁贡布猛灌了一碗酒，看了一眼正和新婚丈夫围着篝火翩翩起舞的拉姆，用上门牙咬住了整个下嘴唇，但下巴处浓密的胡茬戳在上嘴唇上毛茸茸地极不舒服，他禁不住打了一个激灵。胃里使劲反刍了一下，一股酸水直往上涌。他皱着眉，咧着嘴有节奏地叩着前门牙，嘴角嗤嗤地喷着酒气，凝望着忽明忽暗的火光。过了一会，次仁贡布挺起胸膛，张开嘴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用手掌逆时针在嘴巴上使劲抓了一把，像乡村道士清宅子抛洒五谷杂粮似的丢弃了一把，提着酒瓶转身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今天是旺杰最高兴的日子。

他和前来为他祝贺婚礼的牧民们尽情地跳着锅庄舞。洗得褪了色的褐子长袍在他高挑清瘦的身体上别扭地抖动着，宽大的腰身和衣袖像牧人用山羊皮做的吹牛粪火用的火皮袋一样扑嗤着。前沿耷拉两边翘起的美国西部式的旧礼帽上下晃动，时不时地会滑下来罩住他的眼睛。他既要招呼右边的牧民加入锅庄的行列，又要瞅着拉姆不至于跟她错了位置。手忙脚乱，全没了藏家男人的豪迈和稳健，倒像马戏团表演时丑角的热场。从合作社郎文书前借来的土黄色翻毛皮鞋踏得火星乱溅，在光亮中显得格外紧张和急躁。人逢喜事精神爽，旺杰加快着动作节奏，把舒缓、古朴的锅庄舞又跳得像不规范的爱尔兰踢踏舞。动作受环境和装束的制约显得有些滑稽，但他的心里却像篝火中的柴火一样噼噼啪啪的痛快。他望着拘谨的拉姆不免有些得意起来：“噢呀，把都麻草原最心疼的姑娘搂在怀里睡觉，这不就是我旺杰这么样样的吗？”旺杰本能地竖起了大拇指，但觉得与舞蹈不协调，连忙又伸开了别的手指。“能从长得像牦爷子（公牦牛）、脾性像野狗熊（黑熊）的贡布怀里抢来拉姆，不，不，怎么是他怀里？是他身边。唉，管他呢，就算你贡布以前跟拉姆好得要命，能跟我和她现在

的关系一样？不，不，怎么是现在，应该是去年冬儿个。对，冬至前后，正是黑胸子老骚胡（成年雄青羊）跟母羊合群的时候，贡布那家伙给了我一撂炮（用牛毛编织的一种借力驱赶牲畜的放牧工具），差点儿让我过不去那坎儿。要不是拉姆，我可能就像乏青羊一样被他那壮实的角抵下山崖，在茅窝里（茂密的灌木丛）蔫蔫地偷眼往上瞅呢。而他呢，可能正在乖乖的小母羊屁股后面撩着前蹄儿，呱儿呱儿出粗气呢。哎呀，女人啊，要想收住她的心尖尖，还是趁早钻了她的皮袄窝里，她就跟你铁了心了，要紧的时候会向着你的。哎哟，想想我旺杰活了二十七年，娶上干啥都利落的拉姆心疼儿，真是了不起啊！小的时候又挨饿又受冻，风地里喝茶露水里睡觉，追牛挡羊褡子裤子粗糙的缝合处磨得卵脖子生疼……”旺杰想到这里，舞跳得明显慢了。“唉！到了寒冬腊月，手上、脚后跟上冻裂的伤口像……像那个电影中非……非，非洲小姑娘的嘴唇一样想唱歌。”想起过去的事情，他全没了刚跳舞时的激情，跟着跳锅庄的人环机械地摆动着手臂。“哦，记得那是一个牛羊膘肥的秋季，稀稀拉拉一夜的小雨把马兰叶和青草洗得油光发亮，草地上铺了一层清凉的露水。阿妈早已打开了羊圈门撒了活蹦乱跳的羊儿，蹲在牛圈滩上腿上夹着小木桶左一把右一把挤牛奶，我照常去帮阿妈完成每天早上都要干的工作，先放开小牛娃去啞耗母牛的奶，等到阿妈说：‘噢呀呀，啞惊了。’我就使出自己吃奶的力气拉开正在吃奶的小牛娃。裤裆早已被露水淋湿了，小鸡鸡也冻得就要钻了肚子，脚上踩踏着被雨水淋得稀里哗啦的牛粪，手上攥着沾满牛粪的拴牛绳在马兰丛中一步三滑地拉开刚啞到可口牛奶的小牛娃。阿妈挤完了最后一头牦母牛，捶着不能伸直的腰，提着一桶晃晃荡荡的牛奶笑嘻嘻地向帐房走去，我就开始解开连绳撒牛。解开了最后一头牦母牛脖子上的连销（为了便于拴牛，每个母牛脖子上都戴了一个细牛毛绳编成的环扣，末梢有一个山桃木销），脚下的稀牛粪一滑，大拇指套进了绳环中，被那头玉顶子（头顶白色）母牦牛拉着我在牛粪圈滩里日弄（折腾）了一早上，糊成了牛粪球后才被家人和邻居从牛脖子上解了下来……”

梳着满头碎辫，穿着阿妈遗存的半新不旧藏袍的拉姆不情愿地扭动着腰肢，上下舞动着吝啬的不够大方的臂膀，看着贡布提着酒瓶泛着血红的眼睛摇摇摆摆地消失在夜色中，她的心还是被轻轻地撕扯了一下，眼中隐藏不住一丝丝淡淡的忧伤：“贡布呀贡布，是你心地太善良、脑瓜瓜太愚钝，还是心里真的装了那个汉家女人？阿爸看上了你实在的性子，驯马的野劲道和打猎的灵性儿，我那时是多么想听一听你说心坎里的话。虽然有时候你带着一幅狗脸，说话闷声闷气的，但我知道你做什么事都不会装出来。还有你那用藏刀剃不净的

胡茬，黑黝黝粗壮的胳膊上那一棱一棱饱胀的像马肚子上的血管……我是多么想依靠你呀！可你为什么要对她好？那个汉家女人领着个儿子还能让你心儿飘起来，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儿呀？你对待我就不如普欧旺杰（旺杰哥）啊，他对我心有多甜呀。他把心思全用在了我们家上，虽然阿爸说他没有你实在，可我觉得他是个有心肝的人，我就喜欢有心有肝的男人。”拉姆跳着想，淡淡地释然一笑，就要滚出眼眶的泪珠又含了回去。

旺杰停了一下，扭头望了望被火光映得更加美丽动人的拉姆，咧着嘴抢了一下头。“那年山地里的黑青稞长得像牛舔过的毛一样顺当，麦芒在日头（太阳）下亮煞煞的。从山里头夏季草场放牧回来的我饿得眼前冒着金花花，照着以前老人说过的方法跑到合作社的地里掠了一牢襟（前襟）青稞头，盛在锅里就蒸，我流着口水不时地刨着羊粪火炉。一会儿水干了，我顾不上铁锅烫手，拔下锅牵着锅耳拖到了窑洞门外，白土地上锅灰画了一个黑色的大问号，就迫不及待地揉搓起青稞头来。那饱胀柔筋的黑青稞籽儿真香啊！我坐在南墙根里揉着搓着吹着吃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阿妈从合作社开完会回来，我已经肚子胀得像扣了一口大罗锅，在墙角滚成了一个土蛋蛋。阿妈吓得到处喊人，还是才旦老人的主意正，他将灌了牲口的一大碗野大黄水给我灌了下去，然后让两个小伙搀着我在草原上溜达，两个时辰后就拉下了一泡牛粪大小的黑青稞籽儿，我也像乏母羊产完羔后光伸脖子站不起来了。”旺杰摇着头，“嘿嘿，嘿嘿”地苦笑了几声。“那次，我跟次仁贡布学着兽医的样子用花椒面消毒把农区里一头撵不掉的黄公牛给骗了，被家里人打得半死。再大一点，偷着用家里的土枪去打牙獐（雄麝），牙獐的毛也没有伤着，火药嘴喷出的火险些毁了右眼，有一段时间人们都叫我‘斜眼子’旺杰了；还有……还有在祁连山夏季牧场走失的牦牛，乏困得要命，睡在山头差点儿喂了成群的精脖子老鹰（秃鹫）……嗨，不去管他了，是我，旺杰，我要抱着、搂着拉姆过一辈子。我的贡布阿欧（哥），你就歇着吧，榆木脑袋里多灌一些青稞酒，多给生产队骑出一些好走马吧……”想到这里，旺杰又来了精神头，舒展开臂膀，踢踏踢踏地随入了人群。

贡布和旺杰一块儿摸爬滚打长大。虽然他们的身材和性格不同，一个豪爽强壮，一个清瘦精明，但在共同的转场放牧、进山打猎和生产劳动中情意甚笃。儿时的他们在草原上学习着长辈在特殊环境条件下的生存技能，在实践中了解牲畜的生长规律、生活习性，深深懂得牲畜不断繁衍增加数量的重要作用。他们对马牛羊太熟悉了，饲养它们成长，在不同的年龄段扳开它们的牙叉识别口齿，将它们归入驯服、繁殖、宰杀、贩卖的行列中。

才旦老人的独生女儿长大了,活泼的性格,漂亮的身段,又黑又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高高的颧骨,黑里泛红的脸蛋。虽然政府已经取缔了藏家封建传统的立帐房杆子择女婿的封建习俗,但才旦老人还是让女儿自己来决定婚姻大事,让女儿单独住在一个小帐房里,晚上放开两条凶猛的藏獒,只等勇敢强悍的女婿到来。

贡布和旺杰都喜欢拉姆。

集体搬送牧户转场放牧时,贡布把膘肥体壮的马儿让给拉姆,让她尽情地在草原上飞奔。拉姆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追赶着其他姑娘小伙的马匹。有的马儿受惊了,驮着小伙子在遍地马兰花的草地上奔跑,马兰叶子上的露珠飞溅着。有的马儿尥蹶子,把小伙子从马背上颠下来,草原上洒下一片银铃般的笑声。

贡布催马赶上,两匹马唳儿唳儿挨着并行,拉姆掏出一颗水果糖举手向他示意着。

“你留着吃吧!我次仁贡布喜欢吃羊肉喝烧酒,心里热乎着呢。”贡布昂着头自信地撅着嘴。

“光热乎怎么行,心里还要像喝着蜜水那样甜呢。”水果糖把拉姆的腮帮子鼓了起来,显得格外天真和泼辣。

“我唱支山歌你听听心里甜不甜。”次仁贡布放松了马缰绳,挺了挺胸脯唱了起来:

“哞,啦啦哎——

唱一唱,唱一唱,

唱一唱我的好妹妹。

夕阳下迎我的是好妹妹,

朝霞中送我的是好妹妹。”

拉姆咯咯地笑着,也唱了起来:

“哞,啦啦哎——

唱一唱,唱一唱,

唱一唱我的好哥哥。

夕阳下走来的是好哥哥,

朝霞中归去的是好哥哥。

吔，啦咭哎——

水合合白牙齿对我笑的是好哥哥，

当朗朗笑一笑对我说的是好哥哥，

这样的好哥哥忘也忘不了。”

次仁贡布放开马缰绳伸开双臂笑着，拉姆用手指抵着眼角笑出的泪花，将那颗包着金色纸皮的水果糖向贡布抛了过去。

贡布扭过身子右脚蹬紧马镫，左小腿扣紧鞍板俯下身子腾出右手将就要落入草丛的糖果反扣在手中，马猛地向前跳去，差一点把他掀下马去。拉姆仰起脸咯咯地笑着，一扭头催马飞快地跑去。贡布将糖果麻利地抛入口中，两腿一夹，勒缰扬缰追了上去。两匹马一前一后冲进了灌木丛生的松树林，树枝上的露珠扑簌簌落下来，林中的山雀叽叽喳喳地飞起来。

晚上，蚰蚰、蝉渐渐平息了鸣叫，都麻河像往常一样在山谷中悠悠地轰响。次仁贡布迎着清凉的山风疾步向拉姆家走去，一绺绺卷曲的长发在后领和两肩上拍打着，有一种使不完劲的冲动往前抬着脚后跟。虽然合作社几次要求贡布剪去有些狂放野性且不适合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发，一再强调注意新牧民的形象，但贡布还是没有舍得将自己卷曲的密如牛毛的长头发剪去。他想象着剪去头发贼秃秃的样子怎么也跟草原上风来雨往的牧民不协调。今天晚上他特意用香胰子洗了头发，用阿妈的篦子将头顶储藏的松针、沙棘籽儿梳理干净。胡子是不能剃的，拉姆有一次骑着马在夕阳下回头眯着眼说我喜欢长头发有胡子的男人。今天晚上是他第一次去践行藏族男子勇敢地撩开心上人帐房门的时刻。激动、好奇、慌乱使他攥紧拳头，手心汗津津的。到了拉姆家对面的山梁上，贡布停下脚步极目拉姆的帐房，才旦老人的褐帐房的顶端映在夜空中，帐房杆子和三角形的房顶轮廓依稀可见，显示出牧人家的庄严和肃穆。而拉姆低矮洁白的小帐房在夜幕中像一块祁连山颠没有融化的积雪抗争着黑夜的吞噬。贡布的心里顿时一亮，这个小亮点仿佛昭示着他跟拉姆的关系更显得光明和理所当然。他想：如果拉姆住在一个窑洞里，自己跌跌撞撞地摸了进去，香胰子洗过的头发和能拽倒牦牛的肩膀上擦满了窑洞灰，就像电影中的武工队去偷袭日本鬼子，就完全没有了去见心上人的美好。想到这里，贡布觉得自己在合作社的学习确实使自己有了一种与普通牧民与众不同的想法，不免自豪地搓了搓汗津津的手掌。面前的山坳像一个簸箕，所以就叫“簸箕洼”。贡

布又笑了笑,“老先人起得地名真好啊,拉姆的帐房就在这个簸箕的最里边,那是秕谷子麸糠不能到达的地方呀,只有我——次仁贡布,这个饱胀的豌豆荚能在这里炸开,把种子撒在这沟脑脑……”

贡布想到这里,竟然“嘿嘿”地笑出了声,又害怕惊动了那两条使自己腿肚子发抖的护羊犬,又连忙捂住了嘴巴。“这两条该死的狗。”贡布磕了磕牙,“不知今晚的狗拴住了没有?只要才旦阿爸在,狗肯定是不不会拴的。”贡布捡了一块石头,奋力向远处扔去。随着石块的落地,两条藏獒一前一后狂吠着奔了过来,粗壮、急促的狗叫声撕开了寂静的夜空,贡布的心也随着咚咚地跳起来,他屏住呼吸,从“簸箕”的“手柄”处敏捷地迂回过去。刚绕到拉姆帐房头顶的山梁上,两条藏獒一前一后顺着小山坳向他狂奔而来。

“呸,顶风了。”贡布使劲捶了一下松软清凉的山坡。自己打了多少次猎,竟然在第一次去约会自己心爱女人时,激动得忘乎所以,竟然做出了跟嗅觉灵敏的动物逆风相处的愚蠢之举。贡布从山梁后面站起身来,他听到了两只护羊犬奔跑时急促的哈啦声和敦实有力的爪子落在草丛中有节奏的柔软沉闷的声响。贡布又苦笑着咧了咧嘴,这两条讨厌的家伙肯定是嗅到了同样让它们讨厌的陌生男人身上骚哄哄的雄性气味,才这样凶猛地冲过来。贡布勒了勒裤腰带,“那么来吧!我贡布可不是来偷小羊羔或摸鸡娃的小毛贼,我是跟你们主人……咳,拉姆就是我的小羊羔呀,我就是一个偷小羊羔或摸鸡娃的小毛贼,这个贼我今天晚上当定了。”

贡布还在胡思乱想,扑在前面的藏獒已经纵着身子向他撞过来,吃得肥壮的藏獒从山沟里冲上来,从它们夸张的哈啦声中透出了进攻爆发力的透支。贡布看着黑乎乎的影子向自己扑过来,他一个半蹲,双手向上托住了藏獒的前胸和一只爪子,在用力向山下推去的同时,藏獒的另一只爪子也在他的肩头抓破了劳动布褂子,一阵刺痛直透肩胛。贡布还未站稳身子,另一条藏獒竟然一头撞在他的怀里。贡布知道但凡狗下狠劲冲来的瞬间,都是闭着眼的,他趁机抓住了藏獒的头皮和耳朵,一脚向它的腹部踢去,顺势向后一躺,凶猛的藏獒就在他身后的阴坡里摔下去几丈远。等两条牧羊犬哈吃着再度跃上山梁,贡布已经奔到了拉姆的帐房前,只是一只卷脑子皮鞋(牧人用牛皮自制的,鞋底和鞋帮连在一起的简易皮鞋)抛在了半山坡上。

贡布被两条藏獒追得心怦怦直跳,急忙撩开帐房门帘跳了进去,他又被帐房里的动响给吓懵了。只听见女人捂着嘴的“嗯嗯”声、男人的喘气声和厮打翻滚声混合在一起,两条藏獒也扑到了帐房门口,粗重沙哑的吠声直往帐房里